

陈嘉庚

的故事

陈国良○著
鹭江出版社



陈嘉庚的故事

陈国良 著

鹭江出版社

1993年·厦门

〔闽〕新登字 08 号

陈嘉庚的故事

陈国良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 19 号)

邮编:361009

福州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1.25 印张 23 千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80533—774—8

I·155 定价:0.50 元

写在前面

集美，她是我的故乡，从小到大，我就在这块文化教育圣地成长。从幼稚园、小学、中学以至商校都在这里读书。托校主陈嘉庚的庇荫，我免费，甚至膳费减半入学，才能读了这么多书。儿时，我和家乡所有的孩子一样，也要上山拾柴薪，下海捕鱼虾；夏季，经常躺卧在柔软凉湿的海边沙滩上，瞅着冉冉上升的月亮，寻找银河边上的牛郎织女星，聆听祖父辈讲着那活灵活现的故事；父亲、族伯叔，在我上中学时，更给我讲了不少有关陈嘉庚族伯的动人故事。解放前后，我也涉猎了一些有关陈嘉庚先生的书报刊物，更觉得这位爱国老人的伟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应了《福建教育》的约稿，写了12则陈嘉庚的故事，连载在该刊上。现作了适当的增补，印成小册子，以表示我对这位先哲、前辈的怀念之情！

作 者

1992年中秋

风云国土生龙种 贫苦渔村育幼苗

每当南下的火车呼啸着过了杏林镇，车厢里的旅客就活跃起来，纷纷涌向左边窗口，争着观看集美学村的美丽风光。人们看到的美丽的集美学村，也就想起了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互相传诵着陈老先生爱国兴学的故事。

集美，早先叫“尽尾”，是个荒凉贫瘠的半岛。公元1874年农历九月十二日，陈嘉庚就诞生在集美后尾角的一座古老的平屋里。他的祖父陈簪集是位半农半渔的忠厚人，父亲陈杞柏新婚不久便到新加坡谋生，寄回家用的钱也不多。陈嘉庚从小就和村里的孩子一起讨小海捉蛎、拾螺。他像母亲一样，尽管家庭经济不宽裕，但看见邻居的孩子饿了，就送去稀粥或番薯饼，只要家里有的，一点也不吝啬。

陈嘉庚9岁时，母亲送他到本社的“南轩私塾”读书。塾师叫陈寅，是个老学究，教孩子读《三字经》，从不释义，让孩子们跟着“念书歌”，还经常不来上课。陈嘉庚读了几年书，识不了几个字。私塾没有给他多少有用的知识，乡亲们工余饭后的说古道今，却教给他不少做人的道理。

一个夏天的夜晚，集美伸东的沙滩，早已散尽了热气，南风从海面上微微吹来，海水有节奏地、轻轻地吻着海滩，幽幽的月光笼罩一切。陈嘉庚正静静地听着准备在沙滩上过夜的

老渔民簪来叔公讲故事。

“话说当年满清的太宗皇帝，叫他一个兄弟当钦差大臣，坐着战船从福州马尾直驶到咱集美的西球屿角，派了一个小官到延平寨，花言巧语，要国胜爷郑成功投降，说是要封给大官。国胜爷火了，命令部下割掉这个狗官的两只耳朵，赶出寨门！”

“为什么不把他杀掉？”嘉庚惊奇地问。

“那是双方交兵，不斩来使嘛。钦差大臣看见派去的官员浑身是血，暴跳如雷，下令炮轰延平寨。国胜爷的炮兵立即还击。轰轰轰！真准哪，一连十发火炮，把钦差坐的战船打沉，钦差老爷呢，也喂白鳌去了！”

“打得好！”嘉庚高兴地喊，想想又说，“簪来叔公，国胜爷是个好武将，有没有好的文官？”

“有，包公、海瑞、文天祥……”

“这些我都听过啦！叔公，你再讲个新的吧。”嘉庚亲昵地要求着。

“好。明朝天启年间，有一个进士，在苏州府做了三任官，替苏州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老百姓送他东西，他都一一谢绝。直到要告老回乡了，还是两袖清风。但他临走时却借来一百只木橐，每只橐都装得满满的，然后用红布帘盖密。苏州一些被他惩办过的上劣恶少，乘机联名告到北京，说他搜刮百姓一百橐金银财宝，就要运回福建。皇帝派钦差赶来查办。钦差一橐一橐地打开，发现九十九橐装的都是土块，只有一橐是鱼网。问他为什么这样办，他说：‘太平盛世，我当了几年官一点行装也没有，怕皇上面子不光彩。’钦差如实回奏皇帝，皇帝赐

他一块大匾，亲笔御书‘尊亲堂’三个大字，表彰他的德行，要他派八八六十四人横扛着回福建，一路上屋挡路就拆屋，墓阻道就挖墓。这是皇帝赐给他一个发财的机会，因为想不拆屋不挖墓的人就得给他送钱呀！但他不忍心这样做，叫家人把匾扛上船，悄悄地回福建老家来了。你知道这个官是谁吗？”陈嘉庚摇了摇头。

“他就是咱集美的九世祖陈文瑞呀！”簪来叔公又说：“九世祖告老回来后，看到咱村比以前更穷，孩子们没有几个念书的。这是为什么呢？一天，九世祖带张椅子到天里宫角坐着，等那些讨小海的孩子返回，一个一个地掀开他们的蜆卡盖，他终于悟出了道理，因为穷，小小的孩子都得讨小海捉些海鲜换点零钱补贴家用。九世祖摇摇头，哀叹咱村再没法出什么能人了！嘉庚！你要好好读书，九世祖说过，‘读书为明理，非为富贵。’读了书，长大了才能像国胜爷、九世祖一样，为国家、为百姓办事呀。”

陈嘉庚默默地点了点头。他两眼盯着天上的月亮，久久没能入睡。

眼看着国难一年年深重，天灾也接踵而来。大旱，瘟疫，人死的死，逃的逃，集美更加荒凉了。1890年，陈嘉庚17岁了，父亲来信催他速往新加坡。他背起行装，挥泪告别日夜相依为命的慈母和年仅4岁的胞弟陈敬贤，踏上了“过番”的轮船，望着茫茫大海，不知此去前途如何？……

诚笃勤俭学经商 振兴实业成巨富

汽笛长鸣，轮船靠岸了。随着拥挤、杂沓的人群，17岁的陈嘉庚登上新加坡，踏入了谋生异邦的道路。

开始，陈嘉庚在父亲开设的“顺安”米店学习经商。他做事尽心尽意，克勤克俭，逐渐地博得长辈们的信赖。不久，就由他掌管“顺安”米店和“日新”菠萝罐头厂的财务。然而，生活的道路毕竟是崎岖曲折的。1900年冬，他回乡安葬母亲遗体。1904年再到新加坡，不料他父亲的商业已经破产了。20多万元的债务，呼隆一下子压在他的肩上！在这重大挫折之下，他那过人的毅力和实干才能，才充分地显露出来。他开始独立创业了。10年苦撑持，几度波折，他终于还清了父亲破产留下的债务，赢得信誉，而且成为一个拥有两处橡胶园、四个菠萝罐头厂、一家熟米厂、一间米店，存款约四五十万元的华侨实业家。

陈嘉庚独立开办的第一个工厂是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当时他年刚三十出头，在离新加坡16公里的洪水港山地，用木料和茅草搭了几间厂房，购进旧机器，雇几个工人，就轰轰烈烈地开工了。接着，他又接管了“日新公司”经营的菠萝罐头厂。每天上午9时，他同一位姓叶的副手辗转于各家洋行，探听行情，联系生意。当时欧美洋行所采购的菠萝罐头，品种达五六十种，其中条庄、方庄、枚庄最为大宗，是同行各大厂争夺的中心；其他杂庄的品种，销路短暂，批量小，各大厂不愿意生

产，但却本小利大。陈嘉庚掌握了这一情况，心想：人弃我取，积少成多，何乐不为？于是他把各洋行杂庄品种的生意都揽下来。

每日清早和下午，他到车间视察生产，同工人研究改进生产技术，减少剖工上的损失。为了及时核实盈亏，陈嘉庚改变了过去每季度停产后才结算的办法，实行一日一核算，查清菠萝进厂，罐头出厂，劳工、成本等等准确数字，做到不浪费劳力，不糟蹋原材料，购销有计划，精打细算。

菠萝罐头厂有了盈利，陈嘉庚又办起一所“恒美”号的熟米厂。加工熟米的稻谷要从暹罗购买。1911年春天，陈嘉庚亲自到了曼谷，想就地租一座房子作为存放转运稻谷的栈房，却没能租到。有人劝他到北柳米厂去联系看看。他乘坐火轮到北柳，上岸一看，那里竟是一片连着一片的菠萝园。他仔细一打听，原来这里盛产菠萝，鲜吃有余，周围却没有一家罐头厂。他灵机一动：在此办厂加工菠萝，又兼作栈房，岂非一举两得？于是，他马上购地建厂，才用一个多月时间，一座名叫“谦泰”的菠萝罐头厂和稻谷栈房就建成投产了。

随后，陈嘉庚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北柳的“鸣成”米厂。这是一位福建华侨开办的。整个工厂最使他感兴趣的是晒场上那个可以进退活动的屋顶。晴天，把屋顶推开，可以曝晒稻谷，搬运也方便；夜晚或下雨，就把屋顶推拢遮好。即使到了雨季，也不愁稻谷霉烂。那活动屋顶的架子安装了滑轮，架在晒场两旁的铁轨上，显得又牢固又轻便。

陈嘉庚看着看着，不觉用力试推一下，连声赞道：“好，好！”他心里很佩服这位厂商的精明能干。

一回到新加坡，陈嘉庚马上拨出2万元，改建“恒美”米厂的晒场，也如法装上了活动屋顶！

菠萝罐头制造业竞争日益尖锐，生产时好时坏。陈嘉庚听说一位华侨商人陈齐贤经营橡胶园发了大财。他盘算了一通，立即花了1800元，把陈齐贤仅存的18万粒橡胶种子购买下来，在自己的“福山园”菠萝丛中套种。种下这一批种子，竟成为陈嘉庚企业蓬勃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

“福山园”的橡胶树长势很好。陈嘉庚望着满园的橡胶树寻思：日本是个小小的国家，竟有胶厂400多家，我们偌大一个中国，在橡胶业上却是一片空白！他决定好好地经营这块胶业基地，像师范学校培养学生一样，大量地培训华侨胶业技术人才，期待着有朝一日可以返乡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到了1925年，陈嘉庚公司所经营的橡胶园达1.5万余英亩，工厂30多家，分店百余处，代理商遍及五大洲。公司的商标是个大铜钟，这个铜钟“响遍”了世界各大城市了。这时，他拥有的资产按新加坡币计算已达1200万元，已经不止是个百万富翁了。

陈嘉庚这样一位巨富，他的个人生活却十分俭朴。为什么？他说过：“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他把一生所得的金钱几乎全部都献给爱国事业，其中绝大部分用在了教育方面。

捅坟驱鬼起群楼 跨步点杖绘新图

1912年秋，陈嘉庚回到了集美，开始在家乡办学。万事起头难。那时虽然七个房头各办一间私塾，但贫苦儿童还是没法读书，整天赤身裸体，粗言野语，嬉闹村中。陈嘉庚每当看到这些孩子，就联想起自己幼时读书的艰难，心里很难过。他苦口婆心，劝说各房族长停办私塾，支持他开办新学，让全村的孩子们都上学读书，孩子们的学费、书费由他负责。好不容易才说得族长们同意了。他又商借集美大祠堂和各房祖祠作为教室。开学上课了，学生将近200人。

接着陈嘉庚拿出2000元买下村西头一口大鱼池。他持着手杖来到鱼池边，跨一步点一下手杖，不快也不慢地沿着鱼池绕了一圈，然后用手杖划线定位，请乡亲们挖土填池。仅三个来月，就把20多亩地整平了，盖起一排七间木板房的教室，把学生集中到这里上课。

几年后，木板房已容纳不了众多的学生了，陈嘉庚又一次回到集美择地建校。集美是个半岛，地少人稠，除了几处坟场外很难找到空地。他想到了半岛东南端的延平故垒，它是郑成功抗清复台的营寨遗址，要能在那里盖学校，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教育。于是，就选定延平寨边的坟场作为集美小学的校舍基地。

那一天，天刚亮他就来到坟场，握着手杖，不紧不慢，跨一

步点一下手杖，绕着坟场转。他用手杖画好圈界，定好基位，又请乡亲来破土动工。可这一次没有一个人敢先动镐的。陈嘉庚很奇怪：“为什么站着不动？”

“嘉庚哥，墓里有鬼……”一个名叫科念的渔民吞吞吐吐地说。

陈嘉庚这才明白。他没有强迫乡亲们开工。他慢慢地走入坟场，用手杖敲敲这个荒坟，捅捅那个古墓，随着坐在墓坎上说：

“我小时候，听簪来叔公讲过，有个叫戇胆的后生和一个绰号叫钱鼠的人打赌。”

“赌什么？”科念问。

“赌谁敢给鬼分饼。”

“啊！——”乡亲们愕然了，都聚拢来想听个究竟。

“钱鼠对戇胆说：‘你敢在坏天气的黑夜到许厝冢，给每一个墓分一块饼干，我就输你十斤猪脚肉。’戇胆说‘敢！’一天夜里，雷劈电闪，暴雨狂风，钱鼠到戇胆家，给他三斤小饼干，说‘现在就去给鬼分饼，明早我去核实！’戇胆本来以为说说罢了，没想到钱鼠来真的，只好用篮子装好饼干，喝了一碗酒壮壮胆，戴上斗笠，顶风冒雨走到许厝冢。开始，他抖抖颤颤，摸索着，给每一个墓放一块饼干。一会儿，越分越快。当他分到一个荆棘丛生，墓穴坍塌的破坟时，电光忽然一闪，从墓穴洞口伸出一只黑瘦的手，凄厉地惨叫着。戇胆吓了一跳，头皮一下子发麻，但戇胆毕竟戇胆，他马上缓过气来，随即拿起一块饼干说‘拿去吧！’黑手拽着戇胆的手腕，一个黑影直立起来说‘你赢了，回去吧！’那黑影原来就是钱鼠。他预先躺在这墓穴

里，想把魑胆吓死呢。”

“钱鼠也这样大胆？”科念疑惑地问。

“他常常黑更半夜去盗墓劫棺呢。大家想想，要是真的有鬼，魑胆早没命了，钱鼠早被鬼撕烂了，我这手杖也被鬼抢去了。”说到这里，陈嘉庚站了起来，又捅捅墓穴说：“开工吧！”

科念虽然将信将疑，却第一个抡起锄头破坟挖墓。由陈嘉庚命名的延平楼，不到一年就建成了。乡亲们回忆起陈嘉庚亲自督建葆真、即温、崇俭以及五老峰下的芙蓉等楼房时，不管是严寒或酷暑，刮风或下雨，他总是跨着稳重的步伐，一丝不苟地点着手杖，都说他那根手杖有“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嘉庚回到祖国定居，更加热心集美乡村和厦门大学的扩建工作。他照样是跨着稳重的步伐，一丝不苟地点着手杖，道南、南薰和南侨等楼相继屹立起来，福南、建南两座大会堂也出现了。跟随他工作的乡亲，很久很久才知道陈嘉庚的跨步和点杖，原来是在丈量基地面积，估算建筑工程。从此，乡亲们不再说陈嘉庚的手杖有“神”了，大家给他的手杖起个雅致的名字：“奇特的鲁班尺”。

变卖大厦办厦大 爱国兴学新学兴

“出卖大厦

维持厦大”——

进入陈嘉庚生平事迹陈列馆二楼的第二室，在一幅楼房

照片的旁边，这八个醒目的大字，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

原来，这八个大字正概括了陈嘉庚先生在筹办厦门大学过程中的全部辛酸苦辣。

1919年夏，陈嘉庚回到故乡，为筹办厦门大学，四处奔忙呼吁。他亲自为筹办厦门大学召开的特别大会草拟通告，指出：“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学识，不足以躡等而达。”他邀请各界人士参加这次特别大会。在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也。救亡图存，匹夫有责。”“民心未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当场，他带头捐出开办费100万元，经常费300万元。他知道自己已经办了集美学校，再独资开办大学，负担不起。他想带个头，然后动员海外的闽南富侨同心协力来办好这所大学。因此，厦门大学开学不久，他又到了新加坡。首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认识的一个号称“糖业大王”的同乡，诚恳地请他捐助厦大，但却杳无回音。过了一年多，陈嘉庚到了万隆商会，又认识一位漳州籍的富侨，也托人请他捐建一座厦大图书馆。不久，陈嘉庚到了泗水，又会见一位同安籍的富侨，托知名人士向他募捐。不料，这二次劝募，也都分文未得。但他办学的决心毫不动摇，他独资开办厦大，艰难地维持着。

厦大开办后这几年，正值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着东南亚各国，加上日本商人依仗国力，大量倾销日货，橡胶品价格

暴跌，致使陈嘉庚公司一下子亏损了 100 多万元，企业从此一蹶不振。有些朋友劝陈嘉庚及早将集美、厦大两校关掉，集中财力、精力与日本企业竞争，以求事业中兴。陈嘉庚摇摇头说：

“两校如关门，自己贻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学校一经停课，再恢复就难望了！”

当时，有个外国垄断集团乘机派人来游说，说要帮助陈嘉庚复兴全部企业，条件是停办厦大和集美两校。陈嘉庚鄙夷地回答说：

“不！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

为了维持厦大、集美两处学校的经费，他只好把作为厦大基金的陈嘉庚公司的股本和新加坡的橡胶园变卖掉。这还不够，于是借债，日复一日，陈嘉庚的债越欠越多，已经达到 200 多万元。虽然厦大办学成绩卓著，加上陈嘉庚爱国兴学精神的感召，一些爱国华侨也慷慨解囊，然而，无奈经济危机的打击使大家力不从心，无法多捐。

怎么办？陈嘉庚想到自己在新加坡经禧律 42 号的三幢大厦。这三幢大厦建在林密地幽、离闹市仅 2 英里的小山上，建筑富丽堂皇，宽敞舒适。据说这三幢大厦原先是一个苏丹王子的行宫。陈嘉庚在企业鼎盛之年买下这三幢大厦，作为合家欢聚的精舍。为了坚持把学校办下去，他毅然把这三幢大厦过户易主，把卖得的钱全部用在他兴学育才的事业上。这就是“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详情。

战云笼罩，危机加剧。这时，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陈嘉庚眼看自己的困境，转机无望，支持到 1934 年，只好把企业全部收盘，出让工厂，把所得的款项支付债务，接济两处学校

的经费。1937年，厦门大学归给国家开办，他自己集中精力广集财源维持集美学校。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寇铁蹄踏上南洋诸岛，陈嘉庚只身避难爪哇。

这一期间，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为避日寇炮火虽已内迁，但仍然坚持办学。集美学校校歌飘荡在山林之中：

闽海之滨有我集美乡；
山明兮水秀，胜地冠南疆。
天然位置，惟序与赏，
英才乐育，蔚为国光。

.....

剪辮子投身革命 抗英荷保护侨胞

1906年2月，正在为中国民主革命奔波的孙中山先生到了新加坡，组织华侨中的革命志士陈焚楠、林义顺、张永福、林镜秋等人，在晚晴园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展开了革命活动。

林义顺是陈嘉庚的好友，经常到陈嘉庚家里叙谈，介绍孙中山为挽救中华民族不避艰险的事迹。陈嘉庚听了，默默颌首，深受感动，很想见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1909年孙中山又来到新加坡。经过林义顺介绍，陈嘉庚和孙中山会晤了。两人一见如故，促膝畅谈，直至深夜。陈嘉庚非常敬佩孙中山的革命胆略，孙中山十分赞赏这位企业家的爱国襟怀和民族气节，

两人成了志同道合的知交。

1910年，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陈嘉庚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挥起利剪，咔嚓一声，剪掉垂在脑后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从此，陈嘉庚和新加坡的同盟会志士一道，热烈宣传革命，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

翌年10月10日，爆发了辛亥革命。革命烈火燃及祖国的东南海疆，福州光复，福建成立了新政府。消息传到了新加坡，闽省侨胞，奔走相告，欢呼雀跃。他们在天福宫福建会馆举行集会，商议筹款支援福建新政府和维持福建治安的事。陈嘉庚高兴万分。他容光焕发，连说话声音都比平时响亮。在大会上，他欣然接受大家的推举，担任保安会会长的职务。陈嘉庚对辛亥革命寄予很大希望，希望祖国从此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富强起来；希望谋生海外的中华儿女，能从此不再受人歧视，扬眉吐气。他热情奔走，筹募福建保安捐，先后汇款20多万元，从财政上给福建新政府以有力的支持。

这年12月中旬，孙中山回国商讨组织民国中央政府的事，途经新加坡。一位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领袖，一位杰出的爱国华侨企业家，两人又相会了。孙中山率直地问陈嘉庚：“要是我回国需要钱用，你能援助吗？”“没问题，先资助5万元，行吗？”陈嘉庚回答得也很干脆。两人紧握双手，爽朗地笑了。后来，孙中山回到上海，将去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际，电请陈嘉庚汇款，陈嘉庚如数汇给。

可是，事实说明辛亥革命并没有成功，祖国并没有摆脱列强瓜分的危险，海外侨胞的日子更不好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英殖民政府为了征集战费，拟定向新加坡居民征收